

折桂令丛书

主编◎傅谨

孟广禄和他的戏

朱秀亮◎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折桂令丛书

主编◎傅 谨

孟广禄和他的戏

朱秀亮◎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广禄和他的戏 / 朱秀亮著.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12.5

(折桂令丛书 主编: 傅谨)

ISBN 978-7-5440-5409-6

I. ①孟… II. ①朱… III. ①孟广禄—京剧—表演艺术—艺术评论

IV. ①J82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74438号

孟广禄和他的戏

著 者 朱秀亮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教育出版社

(太原市水西门街馒头巷7号 电话: 0351-4035711 邮编: 030002)

编辑部 0351-4729697 4729742

发行热线 0351-4729801 0351-2024348

责任编辑	薛海斌	印	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复 审	邓吉忠	开	本	850×1168 1/32
终 审	刘立平	印	张	4.125
装帧设计	张世伟	字	数	102千字
封面摄影	周玉霖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装监制	贾永胜	印	次	2012年5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0-5409-6
		定	价	13.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0358-7641044

CONTENTS 目录

千古忠臣难见信 ——京剧《姚期》	/01
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京剧《铡美案》	/015
为黎民无一日心不愁烦 ——京剧《铡判官》	/031
未正人先正己人已一样 ——京剧《赤桑镇》	/047
怕死焉能侍奉当今 ——京剧《打龙袍》	/059
老将军你何必身背荆杖 ——京剧《将相和》	/075
窦尔敦在绿林谁不尊仰 ——京剧《连环套》	/089
铜锤三点谢国太 ——京剧《大探二》	/105

千古忠臣难见信

——京剧《姚期》

裘派试金石

或改编于传统剧目，或移植于兄弟剧种精品，或因深谙中国戏曲艺术规律的名家创作，或由舞台经验丰富、艺术感悟力和创作力均不俗的艺术家琢磨，总之，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十多年间，曾出现过戏曲创作的一轮高潮，为当今的舞台增添了一大批优秀剧目。如果以剧目演出、流传的广泛程度为标准，这一时期不啻为中国戏曲发展历史上辉煌的一段。此后，除了样板戏，能够流传的新剧目屈指可数。

《姚期》一剧便产生于这一时期的初始阶段。

新中国成立前夕，裘派花脸创始人裘盛戎在多年演出老剧目《草桥关》艺术积累的基础上，深度挖掘了姚期这一人物的可塑性，创作了《姚期》。在剧本上，他大刀阔斧删减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场子，从情节上突出了姚期这一主要人物；在演唱艺术方面，依照姚期一代名将、辅汉老臣的身份，创造了感情适当而充沛的唱腔与念白；在表演上，裘先生既遵守程式又不落俗套，结合人物感情，在上下场、上马下马、跪拜等细节上创造了优美的身段。后经舞台实践，继续精进，将脱离剧情的武戏情节删去，成为现今得见于舞台的《姚期》这一出净行的精品大戏。

由于裘盛戎自点滴细节处不遗余力地精心创作，《姚期》结构紧凑、唱念并重，可谓是裘先生自成一派的经典之作，成为裘派艺术最具代表性的剧目。



《姚期》在唱念上如一篇惜墨如金的文章。主要人物姚期没有一组超过六句的唱段，全剧中姚期的唱段也不过三十几句而已；唱腔铿锵凝重，除一段“西皮”唱腔之外，其他唱段的板式全部是“二黄”，且只有【原板】、【散板】、【摇板】，并不花哨；念白删繁就简，精当简练。但好戏贵精而不在长，与人物众多、情节繁复的大戏相比，不足两个小时的《姚期》堪称精品。

《姚期》是裘盛戎最喜欢的剧目，他曾在1963年发表文章《千锤百炼，博采众议——谈〈姚期〉的修改》。他说：

喜欢这出戏，不单是因为它伸张了正义，歌颂了正直忠良，鞭撻了奸佞、邪恶，更重要的是剧作者以饱满的情绪，丰富的热情，刻画了姚期、马武等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也塑造了郭荣、郭妃等一些奸恶小人的形象。矛盾冲突是那么尖锐，是非曲直是那么鲜明。全剧结构严谨，场次不多，唱念精练。每个人物的每句唱、念，那么扣着人物性格，关系故事发展。它还有另一个最大特色，是把每个人写得都留有表演余地，蕴藏着可挖掘的潜力，给演员有实战的机会，给表演留下了广阔的天地。

不仅是裘先生的舞台表演，连同他对《姚期》中正确权威的分析，皆为裘派传人继续塑造姚期的圭臬。现在，《姚期》一剧几乎成为裘派传人艺术是否纯正精良的试金石。

历史无此节

《姚期》取材于传统剧目《草桥关》的头二本。

《草桥关》是一部描写东汉光武帝刘秀与姚期、马武、邓禹等众臣子之间恩怨故事的连台本戏。剧作家、表演者又据此剧改编，或择取其中一段单独上演了不同剧目，如以刘秀为主的《上

天台》、《打金砖》，以马武为主的《蓝逼宫》，《姚期》一剧亦源于此。由于剧情来源相同，因此不同剧目的情节往往大同小异。

如果对中国戏曲略有了解，就会发现，大致相同的故事情节，经常因流派的不同或突出的主要人物不同而产生相异的剧目。也因此，不同剧目的艺术展现有天壤之别，最知名的如《搜孤救孤》和《赵氏孤儿》，如三国故事《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赤壁之战》与《赤壁》。

同样是姚刚打死太师的情节，在《上天台》中，表现了一个胸襟宽广的优秀帝王刘秀，他念姚期有功于国，从轻发落，仅发配了姚刚，姚期继续在朝为官；还听从忠臣谏言，愿意减少饮酒作乐，多上朝理政。相比之下，《打金砖》显得无比惨烈，非但姚家满门抄斩，马武金砖闯宫谏奏无效，亦碰死宫门，邓禹等其他保奏的二十多名臣子也没能逃过刘秀酒醉后的昏聩旨意，同赴了阴曹。虽然酒醒之后的刘秀，悔恨交加，往太庙祭奠忠魂，但是，形象上已经与明君相去甚远了。

以上这两出剧目皆以刘秀为主要人物，突出了老生的演唱和摔跌功夫。与此相比，《姚期》一剧不仅情节有所出入，而且将刘秀安置在配角的位置上，以姚期为主要人物，描写了一位朝廷



绣像《草桥关》，《姚期》的前身



重臣谨言慎行的细微情态，展现了铜锤花脸的唱念做表。

然而，无论是《姚期》，还是《上天台》、《打金砖》，皆非东汉历史的真实写照。历史上的刘秀并非一个昏庸无道的帝王，他对功臣从不猜疑，更没有出现酒醉滥杀功臣的恶劣事件。中国戏曲与历史的关系相当深厚，大多数剧目皆源于历史记载的人物、故事。但是，戏曲远非历史，它不过是依照历史人物编纂出来的符合自身艺术规律和展现技巧的优秀故事。中国戏曲从艺术与娱乐的角度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接近历史的方式，是让人对历史发生更大兴趣的一种启蒙。

不过，中国戏曲在人物的行当安排、形象塑造、性格刻画等各方面，依旧从历史记载的原貌中汲取营养，寻找较为可靠的参照。尤其是外部造型方面，如花脸的脸谱。《后汉书》中对姚期的描述是这样的：“姚期，字次况，颍州郡人（今属河南），长八尺二寸，容貌绝异，矜严有威。”可见，戏中姚期以净角扮演，颇有所合。



每一个建极立业的帝王身边都有一班忠心耿耿的臣子，而每一个赤胆忠心的臣子在与帝王多年的相处中，最终都深味“伴君如伴虎”的君臣真谛。之于东汉光武帝刘秀来说，姚期便是一位忠臣良将的典型代表。

姚期是汉光武帝刘秀击败王莽，恢复汉室的二十八功臣之一，有“无姚不兴汉”之说。当年刘秀三请姚期，姚期弃孝扶主，登台拜将之后，克敌攻城，收复山河，立下汗马功劳。刘秀复国，姚期亦封侯觐朝，依旧忧国爱主，或在朝犯颜直谏，或率兵镇守边关，因此深得刘秀喜爱。

姚期多年征战，矜严有威，但丝毫没有恃功自傲，年迈苍苍亦从不发功高震主的威力，依旧小心翼翼，一心保朝。怎奈生有

一子，名唤姚刚，是一刚猛虎将，又因年少气壮，为姚家惹下一场塌天的大祸来。京剧《姚期》一剧便描述了姚刚打死太师郭荣，险些造成姚期一家满门抄斩的险情。

《姚期》一剧并非讲述姚期戎马一生的大事件，而是择其年迈如霜时，儿子姚刚闯祸的一段故事。以一段情节丰富、冲突激烈的故事入戏写人，以一事一情窥人性全貌，是戏剧最常用的手法。因此，我们发现与姚期有同样遭遇的还有唐太宗时期的一位银屏公主，其子秦英与姚期之子姚刚一般无二，同样打死太师，闯下了灭门之祸。且不说有多少太师让这些王孙贵族去打，单说历朝历代的忠臣良将家中确实不乏年少气壮，不服管教的子孙。而主动绑子上殿请罪的忠君行为，一方面表现了臣子们对帝王社稷的忠良之心，同时也说明忠臣孝子们对于下一代的行为是多么地无奈。因此，也才有姚期的“男绑子”和与其对应的“女绑子”——以银屏公主为主角的《金水桥》——这样熠熠生辉的优秀剧目。

姚期对儿子不是没有看管，对皇上当时的状态也不是没有预料。但是，左右其人生的两个重要人物皆非他伸手便能控制得了的。恰恰相反，稍有不慎，二人阴差阳错地让姚期险些遭遇灭门之祸灾。

姚期缓步出场，凝神注视的神态，手臂微曲缓缓撩起袍带，高抬腿，慢落步，筋骨强健，毫无衰老征兆。舞台上的姚期如一棵历经风雨的老松，挺拔苍劲，凝重古朴。“终朝边塞镇胡奴，扫尽蛮夷定山河”，孟广禄以这句“虎头引子”念出了这位老元戎的各种性情。“镇胡奴”三个字声震屋瓦，在“终朝边塞”平淡直陈的对比下，显示了人物的震慑之威，大将风度；在“蛮夷”两字上的鼻音沉重，仿若一泄咬牙切齿的仇恨；到了“定山河”的“河”字，使用低音拖腔，一派从容气度。把一位战功卓著、地位显赫、军威严谨的老元戎威猛且雍容的气质表现得细腻传神。



戎马一生，征战疆场无数，对将士威严有加的姚期，镇守在草桥关上，“姚”字旗对蛮夷显示了强大的震慑力。他的心思一边用在边廷，一边仍在记挂朝廷，光武帝刘秀沉溺酒色，对此他不无担心。

“文凭着邓先生阴阳有准，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在剧中，刘秀曾这样唱道，被帝王器重，乃臣子之幸事。然而，幸事亦能在瞬间转化为不幸，尤其是家门中生有莽撞儿男，没有机会还则罢了，稍不留神，便能翻天覆地。然而，机会在更多的时间内是藏而不露的，总是在不经意间到来，又转瞬即逝。

姚刚的机会来了。

就在姚期紧紧把守草桥关的时候，“马、杜、岑奉王命把草桥来镇，调老夫回朝转侍奉当今”，姚期必须接受圣旨回朝伴驾了。朝中郭荣依仗裙带关系，横行当道，刘秀日夜饮酒，庙堂可谓一片昏暗，因此姚期的心情忐忑不安，满腹的忧虑惆怅。这两句唱，声音的强弱控制得当，在委婉曲折中伴有一种哀伤的情调，难忘当年打江山的壮怀激烈，也难释如今的惆怅满腹。

如果姚期有选择，或者他更希望自己带领兵将镇守边关，哪怕忍受风霜之苦，而不愿意像当年恢复汉室之时一样守护在刘秀身旁。戎马一生的姚期于国于家均有准确的判断，他一则考虑眠于虎侧的危险，二则是姚刚这个不省心的冤家是个惹祸的根苗。因此，当姚夫人闻听要调他们回朝而称赞“有道明君”的时候，姚期不免感叹“伴君如伴虎，如羊伴虎眠。一朝龙颜怒，这四体不周全！”他是能够预料到风险所在的。

自古王命难违，姚期是没能选择的。

孟广禄的表演细腻入微，念到“这四体不周全”的时候，在“这”之后深顿片时，到“四体”的时候头盔颤动，盔上珠缨随之抖动，“哗啦”作响，把一位开国老臣那种怀藏于心的细想、预先而知的内心惊恐表现得淋漓尽致。

老元戎谨小慎微，小犬子无所畏惧。与姚期的老成持重、忧

虑忪忪形成对比的是儿子姚刚的“无知者无畏”。他不谙世事艰险，没有经历过官场政坛的风云，他眼中的世界应该是“君有德臣有义”的清澈明净，因此他爱憎分明，嫉恶如仇。姚期担心回朝后与大权在握的太师郭荣产生什么纷争，而姚刚却说：“想你我父子在朝，有十大汗马功劳，哪怕郭荣老贼。”显然，姚刚根本没把郭荣放在眼里，



绣像《草桥关》，《姚期》的前身

甚至已经表现出了欲除之而后快的心理。可见，这祸是一定要闯的。

姚刚的表现更加重了姚期的担心。“小小年纪，出此大话，还不下站。”这只是他对儿子一句小小的教训。下场时候，姚期面对姚刚，是全然的无奈，儿女是人生最大的冤家。孟广禄的目光把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恨交加表现得异常准确，怒其鲁莽成性，又怜其品性纯真。

即便有两重担心也不得不回。“马皇兄赐某的饯行酒，大家同饮太平瓿。长亭拜别某就拱拱手。”这是以“二黄”为主的《姚期》一剧中少见的“西皮”板式。姚期不失是一员虎将，人



老虎威在，这段与马武、杜茂、岑彭三家王爷，也是多年的弟兄告别的情景，唱得豪气冲云霄，【快板】接最后一句【摇板】

“回朝去参王在那五凤楼”，裘派唱腔的爽快利索，尤其是鼻音浓重的“拱拱手”三字，表达了他坚定辞别草桥回转朝廊的决心和勇气。

对于姚期来说，这次回朝显然并非休憩养息那么从容惬意。他马不停蹄赶回朝廷，不顾鞍马劳顿，没有稍事安歇，便“换戎装卸甲胄来见君王”。“万花厅”朝见光武帝刘秀，是《姚期》一剧的精彩段落之一，生、净的唱段皆脍炙人口。《姚期》虽短小，但并没有偏废，正如裘先生所言，不同角色都有表演的空间，无论是刘秀、马武，还是姚刚、郭妃。在这里，刘秀的一段【二黄原板】得到广泛流传：

想当年走南阳东逃西奔，多亏了驾下的文武公卿。

文凭着邓先生阴阳有准，武仗着姚皇兄保定乾坤。

到如今镇边塞受尽风冷，但愿得干戈宁静海晏河清，

君臣们共享太平。

孤龙行虎步把太和殿进，准备下皇封宴庆贺功臣。

在裘盛戎表演《姚期》的时候，曾在样板戏《沙家浜》中以“刁德一”而知名的老生名家马长礼出演刘秀，他和裘先生的琴师汪本贞，将以前的两句词延展为以上的大段成套唱腔，最终成为这出戏中著名的唱段之一。

“万花厅”觐见的姚期无论是上太和殿的台步，【二黄原板】的唱腔，还是抱牙笏的下场皆有稳重感和威仪感。他向皇上描述草桥的形势，唱腔上平铺直叙，臣子与帝王对答时的严谨恭敬，甚至有几分刻板。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在边关上得心应手全在于皇上圣恩浩荡，国泰民安是他君臣之福。姚期作为信将爱臣，得到刘秀的皇封御饮，也战战兢兢地接受了郭娘娘敬来的美

酒。

看上去君臣们一派和谐，但事实上，在姚期心里却是地动山摇，非是他无功受禄心内慌，而是娘娘看重他的功劳背后并非真正地爱戴老臣，而是暗藏机锋。

孟广禄在“谢酒”的唱腔上体现了姚期对于刘秀与郭妃的不同心理态度。他谢万岁赐酒的时候态度平和，“谢过了我主爷赐臣酒饮，愿吾皇驾千秋福寿康宁”，语调平缓，不刻意，无造作，如正常的礼仪，这正是他们君臣曾经患难与共的真实写照，姚期做到应有的恭敬即可。但娘娘的赐酒就完全不同了，姚期对郭妃的权势畏惧三分，生怕稍有不慎，陷入牢笼。他一个动作夸张、开阖幅度很大的拜谢动作表明了这樽酒的沉重和复杂。同样的【二黄原板】唱腔，却与上两句的感情完全不同。他愈加谨慎，愈加惶恐。孟广禄把“老臣我年迈如霜降，娘娘待老臣恩如山”唱得裘派特色浓郁，不但延长了拖腔，并且在“迈”字上陡然起了高腔，又在“山”字上用了净行极少见的低腔，形成强烈的情感对比。在演唱的同时，孟广禄身体略微抖动，蟒袍和盔头随之颤动不已，姚期的诚惶诚恐被刻画得入木三分。

知子莫若父，姚期战战兢兢觐见刘秀，谨慎上朝伴驾，同时并没有对鲁莽的儿子姚刚置之不管，而是用一块沉重的太湖石锁在后花园中，以免其外出游荡生出是非。但囚笼中困不住真老虎，当郭荣路过姚府之际，剧情彻底爆发出姚期所担心的情节来。

姚刚不满郭荣依仗裙带关系所显露的专横嘴脸，而郭荣凭着女儿在宫中得宠，亦没把老元戎的府第及后人放在眼里。但是，如果他知道姚刚的性情，料到结果的话，一定不会如此计较。但是，命该如此，在紧要关头哪里还有充足观察和思考的时间，更何况郭荣早被朝臣们恭维退让的态度培养得无限膨胀了。二人互不相让之际，姚刚用太湖石随意一撞，便将郭荣压死在地。然而，姚刚并没有意识到太师是如此“不经折腾”，连喊“起来，



起来”，并用手在鼻孔边试了一下，才发现性命已丧，随即说“没我的事，我溜了吧”，俨然是一副不经世事的孩童行径。

姚刚何尝想到这已为姚家惹来了杀身之祸。溜得了吗？

命运有时候就是和人生作对，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这才叫“防不胜防”。姚期下朝回府，家院没等他下马便拦住马头，急急忙忙报告凶信，姚期惊诧中勒住马头。当家院禀报“压死了”三字出口之后，姚期做了一组在马上向前闪身、勒马、拉马、停住马头的复杂动作，然后是低沉无力的“回府”二字。文字的简短描述难现舞台上的精彩，艺术之美蕴于情节之中，这一番表演和两个字的念白，把姚期初闻凶信的内心惊恐和一时无措表达得非常准确。

年近苍苍，本该安享晚年的姚期，躲不开如此沉重的打击。姚期的遭遇应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子女是讨债来的。”他一生谨严持重，哪有过如此惊骇的事件，下马后的步态踉跄，两腿软不可支，一手耷拉在腿上，也只不过挪了一两步而已。已得此信的老夫人带着哭腔在门外迎接姚期，落座未稳便再也忍耐不住，再叙凶信。姚期逐渐从双目紧闭、无言哆嗦的状态中走出来，开始恢复自持的能力。作为一家之主，一位身经百战，杀敌无数，震慑四野的将领，他不会长久沉浸在任何一种情绪中，无论是悲痛，还是惊恐，战争训练了他能把最紧要的事情放在最前边来解决的本能。姚期一边环顾左右，一边问夫人“这逆子今在何处”，拍着桌子要姚刚来见。

“杀死奸贼不犯法”，此时的姚刚还沉浸在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的英雄主义自我感动中。不过，当他看到一家人的神情，尤其是他连喊三声“参见爹爹”也未见姚期有所反应的状态，还是胆怯了。在前两声“参见爹爹”的时候，姚期被眼前的姚刚气得浑身颤抖，当第三声“参见爹爹”之后，姚期手拍桌面，突然起身，用颤抖的手指着姚刚，并向他走进三步，说“儿，儿是，是姚刚”。之后姚期露出了一个京剧角色中很少见的苦笑，老年凄

楚的感情无法言表。然后是突然的爆发，从悲愤的低音顿然爆发出高音“好，儿进前来，为父有话，我对儿言讲”。

在这紧张的时刻，如果是经常看戏的观众，一定已经明白，惹下祸端的姚刚要挨打了。果然一记响亮的耳光落在姚刚的脸上，父子直面冲突，加之不服管教的姚刚立刻扯断锁链，



绣像《草桥关》，《姚期》的前身欲砸向父亲，场面上瞬间爆发出更加紧张的气氛。

情节的高潮为艺术集中体现提供了机会。“小奴才做事真胆大”的“小奴才”如积压已久的火山瞬间迸发出炽热的岩浆一样，把姚期惊恐、怨恨、痛惜、无奈的种种人生况味一起喷薄出来。“压死了国丈你犯王法”的“犯”字带出了哭腔，“王法”二字已经是无可奈何的焦虑，只有捶胸顿足。事实上，深挖人物感情，并用唱念做表的京剧手段准确表达出来，是裘派的最大特色，《姚期》也因矛盾尖锐，情节跌宕，裘派“唱情”、“念情”的表现也最为淋漓尽致。

儿犯法，不能不救，却是怎样地救？一霎时难住了身经百战的老元戎。他手扶桌案，低头沉思——自首是唯一的出路。这时



候，姚期不失忠勇本色，下定绑子上殿请罪的决心。他亲自将姚刚绑下，“也免得万岁爷来锁拿”。在姚期心中，这是为家闯祸，也是为国闯祸，教子不严就是报国不力。因此，这里有对家教不严的自责，更有对自己所忠帝王的惭愧。

忠孝节义，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戏曲是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到目前来看，也是最佳的形式之一，众多剧目都不自觉地充当了传播、宣扬的功能。而反过来看，也正因为这种有意无意地对文化的传承，戏曲的众多剧目才得以久唱而不衰，中国戏曲方能够源远流长。

年轻时的姚期在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选择了“忠”，随刘秀征战半生，功勋卓著，到老来却要在儿子的手中身陷泥淖、毁于一旦。他不能犹豫，不能因此而毁“忠”。请罪受死，是姚期能想到的唯一结局。因此，姚期想遣散一家大小随从，让他们各自活命而免受牵连。但是，家人们却甘愿随主一死。主仆全都重在一个“义”字上。姚期在念到“请上受我全家，哎，一拜”的“一拜”时也是哭腔甚重，重“义”是最能感动人的。

这在古代是常见的，如果说“忠”限于君臣、“孝”囿于人伦，“节”框于夫妻，那么“义”字并不限制在任何关系中，它能够出现在任何地方，它贯穿于中国人的信念之中。也因此，“义”字当先，准备为“忠”而死的姚期带领为“孝”而亡的姚刚、为“节”而死的姚妻，向这些家人们行跪拜大礼，便是对“义”的尊敬之举。

姚期真乃是难得的一位忠臣。再次出现在舞台上的他已经脱去蟒袍玉带，换上绛红色褶子，搭了一条忠孝带——把自己也绑了起来。锣鼓伴奏和舞台上的情节密切配合，紧打慢走，姚期双手端起忠孝带颤抖异常，白满乱颤，步履蹒跚来到台口，眼望左右，手捧白满，最后指向姚刚，这一连串的动作把姚期内心的一腔怨恨展露无遗。孟广禄在“我一家大小甚惨凄，悲悲切切金殿去”时的两个“切”字上唱得低沉婉转，悲怆异常，又是一个花

脸少见的低腔，当尾音渐渐地收住后，接一声哀叹，“哎”，干起唱“金殿去”，爽利地收住，全然是赴死的决心。

如果说刘秀能够亲自过问此事，或者姚家还有一线希望，姚期何尝不抱着刘秀能够念其戎马一生、忠心耿耿，又以年迈之身镇守草桥的辛苦，或者能够放他一马的一丝希望呢？然而，戏剧是由大大小小的波折连缀起来的，否则如何吸引人呢？姚期请罪，恰巧刘秀酒醉，撞在了郭妃的手里，请罪自然就完全等同于送死了。郭妃立刻趁机传旨，午时三刻问斩姚期全家。

闻此信，姚期抖髯拭泪，跌坐一旁。对比来看，姚刚昂扬挺立，一人做事一人当的英雄气概不减。年轻就有年轻值得赞扬的地方，姚刚能不畏惧死生，亦不失其有骨气、有胆魄的刚直秉性。

鼓响两刻，催命声声。“罢了啊，罢了”，事到如今，姚期唯有性命休矣的慨叹。

姚期绑子上殿的时候，也是边关告急，马武搬兵回朝的时候。午门问斩的一刻，恰是马武赶到宫门的时刻。紧急关头，救兵来到，让姚家在鬼门关前又看到生还的希望。马武喝住校尉，顾不得卸甲胄戎装，速闯宫门，展开另一番的君臣搏斗。

刘秀以近乎耍无赖和对着干的小性子回绝了马武的保奏。而在郭妃的谗言下，马武的保奏非但无效，甚至连自己也一起被问斩了。不过，刘秀的表现大有给郭妃做表面文章的样子，有几分明拒暗迎的意味，给了马武改变方式的机会。情急之下，马武不得不弃文保，改武保。所谓的武保便是动用兵器逼其准奏了，在马武钢鞭的威力之下，刘秀将圣旨写在了马武的手上。

姚期一家最终以姚家父子征讨牛邈，将功折罪结束。这种行事鲁莽、行为不忠的保奏方式，在戏曲中并不少见，马武、程咬金等人在舍身搭救忠良性命的时候，往往是以锦绣家邦、江山社稷为最终保护目标的，多少忠臣良将的性命也就在这层更为宏大的荣光笼罩之中得以保全。